

四川幽默大師

● 徐 雨（大陸作家）

俏皮深刻出口惡氣

劉師亮字芹豐，又名慎三，自號「諧廬主人」。一八七六年出生於四川內江。少時從王姓塾師學寫呈文、書信、詩詞。稟賦聰穎，發憤攻讀，學業精進。辛亥革命後，他以辛辣、諷刺的對聯作品，聲討軍閥，鞭撻醜惡的社會現實，傾吐窮苦百姓的辛酸，在成都、重慶一帶被人稱為「怪傑」，「幽默大師」。遭四川政要嫉恨。筆者幼時讀他創辦的《師亮隨刊》，內容亦莊亦諧，妙趣橫生。他的諧聯諷文，至今猶為老成都人所樂於傳誦。本文特別選輯他最精彩的諧聯，以饗中外讀者。

對聯藝術是我國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文學，名聯佳對，發人幽思。劉師亮獨自創作了許多諷刺幽默的諧聯，令人捧腹。一九一六年，四川商會總會長樊孔周，聯絡會董董炳南等反對督軍劉存厚到處設關立卡，征收過境鹽稅，樊孔周由重慶取道小川北回成都，道經樂至，被劉存厚的團長張鵬舞派人刺死於樂至縣的施家壩。樊的屍體運回成都，商會舉行盛大追悼，人人痛哭失聲。

劉師亮致詞慷慨激昂痛斥了劉存厚，當場貼出了他作的挽聯：

樊孔周周身是孔；
劉存厚厚臉猶存。

這副聯語俏皮深刻，為商界出了一口惡氣。

西林東海何以為情

劉師亮對辛亥革命抱巨大的希望和美好的幻想，曾參加過一九一一年的四川保路運動。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不久讓位於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等相繼當過總統。一九二〇年前後，北洋政府與南方軍政府召開「上海和會」，劉師亮感事傷時，在成都慈惠堂街自家小院門坊貼出自撰對聯：

武昌倡義而還，內爭未已，外患紛來，都因北腔南調，依然高唱；
滬上議和久梗，政變頻經，民殷望治，試問西林東海，何以為情？

西林，指南方軍政府首席總裁岑春煊，他是廣東西林人。東海，指北洋總統徐世昌。此聯表

達了對軍閥割據，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極端不滿，期盼孫中山的建國主張得到實現，道出了民衆的普遍渴望。

撰製諷聯為民泄憤

一九二四年，楊森任四川督理，在成都修建馬路。當時成都的街道是石板鋪面。街道狹窄，鹽市口、東大街一帶，是城裏最繁華地區，非常擁擠。川軍師長王讚緒任修路督辦，奉令先擴修鹽市口、東大街一線，拆掉清代按察使衙門，從走馬街口拉伸通到商業場，新建一條春熙路。某天，劉豫波（字咸榮，前清拔貢，成都「五老七賢」之一）邀約劉師亮去九眼橋望江樓茶叙，他們走過新鋪成的東大街馬路時，路上石子亂翻，七翻八拱，坑坑窪窪，階沿正在整修。他們在坎坎的亂石子上跌跌絆絆的走着。恰值幾天前下過雨，到處稀泥濫窖，人們來往，飽受跌絆之苦，民怨沸騰。劉豫波嘆道：「強拆民房，已經弄得百姓流離失所了，誰知這馬路那天才拿石滾來壓平啊！」劉師亮聽後作了一副諧聯：

馬路已捶成，問督理：何時才「滾」？

民房將拆盡，願將軍：早日開「車」！此聯用「滾」「車」二字的雙關含義，妙語天成，趣味雋永。貼在繁華的鹽市口，不脛而走，省城裏人人傳誦，成了膾炙人口，爲民泄憤的著名諷聯。

而今只有屁無捐！

那時軍閥盤據省城，借口講究衛生，連進城挑糞的鄉巴佬，進出城門，都要繳納衛生費。省城流傳劉師亮作的趣聯，聽者發出會心的笑聲：

自古未聞糞有稅；
而今只有屁無捐。

這副通俗對聯，把軍閥勒索百姓，刮地皮，剝削得入木三分。

劉師亮娶妻王氏病逝。一九二八年，他五十二歲，在成都娶農家女王玉華續弦，他重作新郎，心情十分愉快，自作喜聯貼於洞房曰：

結兩度良緣，此日王姬重下嫁；
補十年遺憾，前度劉郎今又來。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三十年代初期，二十一軍軍長劉湘糾合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和陸軍十一師師長羅澤洲，從重慶北上，攻佔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的防地。內江、資中、資陽一帶成了大小軍閥打內戰的戰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到處兵荒馬亂。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兵打败了取下符號化而爲匪，匪投了主子換上軍裝就變成兵。拉伕派款，再加

上天乾水旱，民衆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被搞得來田地荒蕪，少壯稀疏，生靈塗炭，十室九空。劉師亮耳聞目睹農村這些慘狀，寫了一些諧聯，抒發憤懣心情：

就食饑軍，到處不留鷄犬種；
派捐濫保，公然大作虎狼威。

偉人打仗爭南北；
暴客下鄉搶東西。

莽莽大荒，開到山窮水盡；
漫漫長夜，爭來地暗天昏。

你是你的心，我是我的心，同室竟成
千里遠；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大家弄得

一團糟。
一九二八年「雙十節」國慶，劉師亮借用川

劇一鑼與一小鈸有節奏的敲擊聲和擬川劇鑼鼓打聲聲題一聯：

普天同慶，慶得自然。慶慶慶，當慶
慶，當慶當慶當當慶；
舉國若狂，狂到極點，狂狂狂，懂狂

狂，懂狂懂狂懂懂狂。

以上這些諧聯，對四川「防區制」形成的羣
雄割據，你爭我奪的局面，以及黑暗腐敗的社會
百態，作了大膽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諷，傾訴了民
衆的苦難和大衆的心聲。

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劉師亮及其友人的共同
努力下，他主筆的《師亮隨刊》出版發行了。該

刊共印發一百六十多期，歷時達五年之久，後來
因經費困難停辦。劉師亮的作品，短小精幹，尖
銳潑辣，通俗易懂，深爲讀者所喜愛。作品中有
不少膾炙人口，令人噴飯的精彩之聯。采擷數副
於次：

年年辦會，誰敢不來？咬住牙巴，哭
臉裝成笑臉；

處處張燈，實在鬧熱，敲開脚板，這
頭跑到那頭。

半年糧上三四回，時鎖押，時逼迫，迄
無寧日；

百貨稅征數道，罷請願，罷減免，只
有喊天！

米一斗一元，兌一個半元，劇憐載道
流亡，人價不如米價貴；

田一畝八稅，貨一件百稅，要過沿途
關卡，捐錢還比本錢多。

連年內亂，國勢日衰，日本帝國主義變蠶食
爲鯨吞的侵華政策，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出
兵攻占瀋陽。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日侵略軍進攻
上海閘北，十九路軍奮起抗戰。劉師亮目睹中國
處於危急存亡的生死關頭，憂心如焚。而自己則
人微力薄，報國無門。在他的諧聯中，滿懷激情
的抒發對侵略者的痛恨。《師亮隨刊》三次印出
《反日特刊》，免費贈發民衆，以喚醒國民奮起
抗戰，救亡圖存。有聯云：

多難興邦，惟有民生難解決；

同仇抗日，縱亡種族莫投降。

當年雙十節，他在昌福館宜園茶社貼一聯：

雙十節紀本日哀思，痛日本占我遼寧

，願大眾同胞，當本日毋忘日本；

二十年為民國領土，賴國民保全疆域

，須羣起革命，因民國貴在國民。

劉師亮題此聯，認為要保全祖國的領土，全國人民必須行動起來，團結抗戰，聯語中以「國民」「日本」兩詞回環相成，意蘊深遠，啓人愛國熱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件爆發，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中央調四川軍要出川抗日，而劉湘則大打坐地衝鋒，不出兵卒，拖延時間。後在四川各界召開大會「歡送」的高潮中，出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率部出川。次年一月，病死於武漢萬國醫院。二月，靈柩運回成都，蓉城百姓奉命沿街擺列香案迎靈。劉師亮以帶病之身，握起犀利鋒芒之筆，寫了兩副挽聯，分別張貼在靈柩必經的東大街和鹽市口，一聯是：

劉甫公千古；

中華民國萬歲。

另一聯是：

有新人如喪考妣；

這件事要問神仙。

劉湘字甫澄，部下尊稱他為「甫公」。第一副對聯貼出後，見者紛紛提出疑問，認為上聯五個字，下聯六個字，有違聯語格律，對不起來。劉師亮解釋說：「確實是對不起，劉甫公是對不起中華民族啊！」人們開初為此聯的俏皮而笑，繼則產生對軍閥劉湘的痛恨和鄙視，進而陷入對當時黑暗現實的沉思。此聯至今還在民間廣泛流傳，成為人們喜聞樂道，消痰化食的一則趣話。

另一副挽聯也包含有趣的內容。劉湘當時獨攬四川的軍、政、財、文大權，儼然以「四川王」自居。劉湘既死，一大批心腹失掉了後臺，想起了樹倒猢猻散的淒涼前景，自然是如喪考妣了。下聯中的神仙者，即江湖騙子、妖道劉從雲也。劉湘出川抗戰前，向他的軍師劉從雲諮詢要務，並請為他預卜吉凶，劉湘出川後受騙而死，其妻周玉書痛恨劉神仙已極，派人抓捕，準備處死，劉從雲聽到風聲不妙，就捲起鋪蓋和黃金逃匿了。

這年，劉師亮回內江原籍一次，與梓木鎮板橋塾師題贈聯語一副，互勉抗日救國：

力驅日寇收疆土；

手挽天河洗甲兵。

某日，他路經鄉間土地廟，見幾個善男信女，向土地公、土地婆燒香作揖，求保平安。他靈機一動，寫貼了兩副趣聯：

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白酒黃酒都不論；

公鷄母鷄總要肥。

這兩聯既是同土地廟中泥塑木雕的老倆口開玩笑，也是向愚昧民衆暗示封建迷信、燒紙化帛

那一套之不可取。一九三九年春，一代幽默大師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曾在《師亮隨刊》編輯部工作過的于雨人先生（四川資陽人，自號天涯笑笑生）在評論劉師亮的一生諸作時，說：「劉師亮的諸聯，好比那成都北門外的陳麻婆豆腐，麻、辣、燙、色、香味俱全，花錢不多，經濟實惠，文人學士，販夫走卒，雅俗共賞，人人愛吃。」這個淺俗的比喻，是符合實際的。

編輯部不退稿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篤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